

艳遇

李锐长篇小说文库

李锐东 著

白槐时代

三部曲之第三部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李晓东 著

艳遇

三部曲之第三部

白槐时代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遇三部曲. 3, 白槐时代 / 李晓东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5229 - 1

I. ①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3605 号

选题企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0 字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6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章

包里的那只香袋却掉在了地上。

宋玉《神女赋》曰：“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谢庄《月赋》曰：“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秋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在孔轩文的眼里，月亮般的芮雪莎不仅是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纯净的倩月，更是白皙、丰盈、圆满、厚实、肉质的壮月。

九月的一个礼拜天，孔轩文要带芮雪莎去基督教堂。这是当初给芮雪莎的承诺。一大早，她已经起来并沐浴了一番，然后便开始梳妆打扮了。自结婚到今天，也大半个月了。清晨，颀气四溢。初秋的小院子，杂草依然郁蓊蔓蕳；槐树犹如一顶华盖，其叶肺肺；一根蛇状麻绳缠绕在树枝上；院墙上那青黑色藤蔓铁丝一般地嵌在墙壁上；一只红尾伯劳从槐树尖梢上掠过，像个逗号似的写在了蓝天上。

阳陵城的基督教堂毗邻玉城河。从河对岸望去，教堂犹如古代贵族戴着的一顶白色的峨冠。每到礼拜天，基督徒便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做礼拜、听弥撒、唱圣歌、听圣经故事。教堂薄壳般的穹顶正中有三个大门，中间的大门为主要通道；内部为轻盈、裸露的棱线飞肋骨架穹隆，高大、宽敞、明亮的内部空间具有良好的采光性能；窗户为植物的叶片式，窗户上以五彩玻璃镶嵌图案；正门上为圆形的玻璃蔷薇纹样，正门为若干层次逐步向内收缩的门道，每层均有雕像；正厅墙上开有凹进去的半圆形供奉耶稣的壁龛；整个内部用两排列柱分隔成三个区域：正中最宽处为主要活动区，两侧狭窄处为陈列圣物或其他活动的偏殿；正中的大屋顶为“人”字坡，偏殿则较低，为半坡流水的屋顶斜柱加固支撑较薄的墙面，形成一种特殊的外墙结构。

芮雪莎打扮得嫵妙妖蛊，浑身异香阵阵。她高盘着发髻，穿着一件珍珠白

的爱心领蕾丝短袖丝麻质地的连衣短裙，脖子上围了一条月蓝色透明长巾，算是将几乎全裸的后脊和大开口的胸脯婉约地遮住一些；雪白粗壮的腿上透印着桃红色的丝丝斑痕，像是缕缕细微的血管藤蔓状散布在腿上；脚上穿了一双黑色超高细跟的皮质凉拖，手指脚趾都涂了黑宝石般的指甲油；手上拧着一只白色真皮祥云纹饰小坤包。她挽着孔轩文的胳膊，满脸兴奋地和他一起走进了教堂的半圆形拱门。

教堂里回荡着《弥撒》壮阔神圣的旋律，里面早已挤满了虔诚的基督徒。遥远的讲坛上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土地……”声音低沉而缓慢，仿佛是天外之音，如山谷幽涧中斑鸠的叫声。孔轩文和芮雪莎并不是基督徒，但教堂是人的灵魂栖息之巢，何况他们又刚刚结婚。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在一间偏殿门口遇到了一位六十来岁、身着白色长衫的牧师。牧师给信徒施洗、主持婚礼、传扬福音和施行圣礼，而他们并非信徒，但孔轩文向他解释说想请牧师为他们传扬福音、祈求婚姻的幸福。牧师瞥了芮雪莎一眼，又看到他们两个人都是满脸的虔诚之态，静穆了一会儿后，便说道：“婚姻是神的旨意。”孔轩文和芮雪莎都点点头。牧师又说道：“婚姻充满欢乐。浪漫本身也十分重要。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教主。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孔轩文和芮雪莎听罢，都笑着点点头。孔轩文谢他道：“牧师之言乃金玉良言，谢谢您对我和我的妻子的忠告。您带给我们福音，就像甘霖润泽大地、阳光普照众生、春风温暖人心……”“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牧师说道：“这个责任神已经托付给我了。”

当他们两个人离开偏殿后，牧师仍一脸严肃地静穆着。教堂大厅里众信徒唱起了《圣歌》：“……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我为你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在庄重而深沉的圣歌声中，孔轩文挽着芮雪莎的手走出了教堂。外面阳光灿烂，教堂里熠熠闪亮。

“老公，那个牧师的话说得还真不错呢！”芮雪莎上了车后，便笑道。孔轩文

说道：“牧师讲的话，都是《圣经》上说的话。”“我妈信佛，我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和我哥讲佛教里的求福求富贵的话。不过，跟牧师说的好像有点不一样。”孔轩文笑道：“这样吧，现在我们再去净禅寺看看，感受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吧！”芮雪莎将车发动起来，笑道：“好啊，老公，你做我的导游。”“当然，我做你的导……游。”他故意将“导”字重读。两个人一路说笑着去了净禅寺。

就在他们去净禅寺的时候，家在隆兴庵附近的金龙鱼也到了“碧牡丹”时装店里。金龙鱼上身穿了一件宽大的缙色老头儿汗衫，胸前背后分别用白颜料写了“夏”和“秋”这两个汉字；腿上套了一条褐色宽松超长短裤，像是两只竹筐里竖了两根法式长棍面包似的；脚上穿了双白色运动鞋，两条小腿瘦如老竹。这两天，金妈的情绪有点高涨，皂荚子树上的荚子已经开始收浆结果了，满树的青绿色荚子像扁豆似的一排排地挂在树枝上。金妈通过个把星期的观察，发觉媳妇小芳的走姿有些特别，上身略微后倾。根据她的经验推断，媳妇很可能又怀上了，但几个月前媳妇毕竟流产过一次，现在又怀孕了，反倒让金妈放心不下。金妈没敢告诉金爹，也没敢问金二，怕吓坏了观音，惊动了菩萨，唯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弄菜和洗碗的时候，才敢偷偷地笑几下。金龙鱼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有生活的体验。就在昨晚，他看到小芳偷偷地在吃话梅，也尝了一颗，酸得他牙齿打群架，可小芳却吃得津津有味，一袋话梅没几分钟便被她吃完了；而且睡觉的时候，他浪漫地抚摸着小芳时，也感觉她似乎长得胖了些；以前，他握住小芳的手腕时，他的大拇指可以压在中指上，可现在最多只能亲吻一下而已。于是，他就掐求（方言，意思是挠搔）她的胳肢窝，要她说说是为何忽然胖了不少。小芳笑得落花流水的，但就是不肯说，金龙鱼只得自己掐求自己笑了。

“老板，咋这么开心？”黄花菜一边整理挂在墙上的时装，一边笑问他道。黄花菜穿了一身缙色撒花连衣裙，婀娜有姿，神态娟娟。金龙鱼一脸怫然地说道：“这两天成交量下滑，你我都有责任。”黄花菜瞠然问道：“俺咋的了？俺有啥子责任？嘴皮子都说破了，腰都站酸了，手都发麻了，怪俺啥子？”“我负领导责任，行了吧？”金龙鱼说着便踱到店门口，看着街景。

夏秋之交，气候必反常，“秋老虎”横行霸道，横冲直撞，横扫一切，晚上才赏给人们一丝吝啬之凉意；可一切生物也跟人一样，白天躲起来避暑，晚上则出来纳凉；蚊子最地痞，围着人转个不停，非得让你无偿献点血才罢休。昨晚，金龙鱼为保护小芳不被蚊子叮着，自己几乎拍了一夜的巴掌，总算拍死了两个半蚊子，因为其中一个蚊子半死不活地飞走了。按他的推测，这厮活不到天亮。果

然,今早他起床时发现那只蚊子已经倒毙在他的肚皮上,且四肢不全,死得很惨。当然他一夜没睡好,此时正站在店门口打着哈欠,嘴巴张得像鳄鱼。

打完哈欠的他正准备掏烟的时候,却看到青鸿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驰骋过来了。青鸿将长发扎成一个马尾巴,一绺儿头发飘在额头上,上身穿了一件虎绸布青灰色带暗纹的中式对襟衫,下身着一条深色宽松裤,脚上拖了双一字拖,闲而不散,慵而不懒。青鸿这是第二次到他店里来。金龙鱼晓得青鸿一定是有啥重要的事情来跟他商量的,因为他看到天边有浮云在移动,枯黄的悬铃木树叶飘落得不够从容,邻家的小花猫走路不太轻松。

“青鸿兄,这么巧,我刚掏烟,就觉得有朋友要来了!”金龙鱼笑道。青鸿将摩托车停靠在路边,熄了火后,也笑道:“看来你还真的会占卜问卦,未卜先知啊?不过我也是顺路来拜访你一下……刚才去局里办了些手续,这会儿正准备回画廊去。”金龙鱼递给他一支烟后,问道:“青鸿兄,你办啥手续啊?”青鸿道:“原来我搞的那个广告公司不是给局里收回了吗?按合同还欠局里五千块钱承包费,局里老是催着我交,这不,还是轩文先给我垫的呢!”金龙鱼又问道:“那……你的画廊生意……”“生意还算凑合……唉,别提了,说实话,我在小戴身上花去了不少!如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青鸿说罢,便猛吸了一口烟,又猛烈地吐出来,一股青烟喷涌而出。

金龙鱼见他有些伤感,便换了话题,问道:“这两天见着孔轩文没?”青鸿笑道:“就前天送钱跟我见过一次。康德公司也不开了,房子还空在那里。不过,他还在度蜜月呢,不便打搅他。”“稀奇!”金龙鱼不满地嚷道,“生意都不做了,只晓得浪漫!还口口声声要我理想第一、事业为重!”青鸿笑道:“轩文并非凡夫俗子,你我可不要管中窥豹、一叶障目啊!”“啥亏豹?”金龙鱼不解地问道。青鸿笑笑,扭过头去看了看他的店里,说道:“你也不会满足做个小老板吧?当初芮姐也说过,到年底的时候,希望你拥有自己的专卖店。至于轩文,可不能小看了他,这小子半人半神,没准哪一天,真的成了神人一个了!”“我的菩萨,阿门!”金龙鱼笑道,“老衲我就成全了他吧!他有肉吃,我喝汤;他有酒喝,我拿杯;他有烟抽,我点火……”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两个人正说笑着,有三个中青年女人进了金龙鱼的服装店里。金龙鱼双手作揖,说了声“稍等”,便闪进店里去了。隔着玻璃门,青鸿看到金龙鱼正对着那三个女人手舞足蹈的,像是港星上场,也像是盲人摸象,更像是浑身作痒,便摇着头笑了。

十分钟不到,那三个中青女人都笑嘻嘻地出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拧着一只装时装的塑料袋。正待青鸿诧异的时候,金龙鱼也笑嘻嘻地出来了。他对青鸿嚷道:“老顾客了!买了三件衣服,只是利润不高……换季时节,生意难做啊!”青鸿笑问道:“你刚才在店里面手舞足蹈的,是在给她们介绍服装吗?也太夸张了吧?”金龙鱼笑道:“我也没啥经营之道,只晓得运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感染她们……我是跟孔轩文学的……”两个人大笑起来了。青鸿道:“天下男人,只有轩文算是领悟到了人生之道、爱情之道、男女之道啊!芮姐怎么会不痴迷着他!”两个人又笑了起来。青鸿走的时候,将摩托车开得飞似的。

净禅寺里,孔轩文正揽着芮雪莎的腰漫步在氤香云雾之中。寺庙总是没有教堂宽敞明亮;菩萨总是那么慈祥而肥胖,不像耶稣干瘦而作痛苦状;香客总是要投地跪拜,祈求菩萨显灵、赐福送金于他,不像教徒们站在十字架前反省赎罪,祈求降平安于他;在寺庙里总是要捐点钱给菩萨,不像教堂捐出的是良心;寺庙里求神拜佛者多为老嫗长者,教堂里洗礼朝圣者则不分男女老幼;寺庙里和尚敲木鱼打坐念佛经,教堂里教徒捧《圣经》做弥撒唱圣歌;寺庙门口总有香摊、冥币摊、古玩摊、小吃摊,教堂门口只有芸芸众生、车水马龙。

“轩文,去年我跟小艾去过慧因寺的,也就是你为了保护小军被人打伤的那一天下午。唉,那天我和小艾还敬了香、拜了菩萨,可你还不是被人打成那样,后来我就不再去看寺庙烧香拜佛了!”芮雪莎说着便将身子紧挨着孔轩文了。他旁若无人地搂住她,说道:“拜佛不如拜自己,真正的佛在自己的心里。”芮雪莎点点头,扭过头去仰望着那尊金碧辉煌的大佛,轻声说道:“老公说得对,佛在人的心里。不过,我还是喜欢教堂里牧师说的话……也是我想说的话,我会用我的全部、一切、所有爱着你,爱着我们家轩文……”孔轩文笑道:“我已经告诉我心中的佛,你是我灵魂的塑造者,没有你就没有了属于我的那个神奇的世界。所以我会珍惜你,就像黑夜珍惜月亮,白昼珍惜太阳,绿叶珍惜鲜花,美玉珍惜纯粹,溪流珍惜清澈,白云珍惜蓝天……”芮雪莎笑道:“老公,我好喜欢你诗一般的语言,特别感染人……”孔轩文笑道:“牧师说过的,婚姻充满欢乐,浪漫本身也十分重要。”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从大雄宝殿出来后,两个人走到了一处幽僻的亭廊里。亭廊空寂无人,只有佛主在游走,香味在暗浮;喧闹已被收敛,俗气已被清空。两个人半倚在亭椅上,芮雪莎将两条腿搁在孔轩文的腿上。当他抚摸着芮雪莎的腿的时候,佛主悄悄地隐去,香味在亭外缠绕。

孔轩文说道：“夫人，跟你说说佛道吧。人都有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当中，尤以意、耳二根最为难摄。眼睛闭上不看东西就能摄住眼根；嘴持咒就能摄住舌根；鼻子不闻异味就能摄住鼻根；身体不接触外境就能摄住身根。但是人的耳朵最灵敏，很远很远的声音都能听见，隔着一座大山的声音也听得见，噪音会吵得你心烦。至于意根，更难摄住，不要它动，意念会不由自主地从心里跳出来，时时刻刻在蠢动，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像猴子一样动个不停，也像风一样总是在不停地吹。假如我们真的持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切相对虚幻的东西就都化为乌有了。这时身、心和世界就统统空掉了，虚空也粉碎了，而真实不虚的天真本性才会全体显露出来了。”芮雪莎笑问道：“老公，什么是身根？”孔轩文看着她的两条腿，笑道：“我以为就是肉体，佛家讲究禁欲，基督教也讲究禁欲。修炼成佛，必须四大皆空。比如我想成佛，就要不接触异性的身体，连意念也不能产生。”“那你想成佛吗？”孔轩文笑道：“我六根未净，佛瞧不起我。”芮雪莎遂将一只拖鞋甩在地上，张开五只肉白如葱根、粗扁而整齐、缀着点点“黑宝石”的脚趾按摩着他。她又笑问道：“以后呢？”孔轩文抓住她的脚趾，笑道：“我有佛心，但没有佛身，所以我还是凡人一个。再说了，和尚庙后面都有尼姑庵，教堂旁边都有修道院。”芮雪莎笑道：“你身边还有我。”孔轩文笑道：“你我合二为一，心心相印。”芮雪莎直起身子来，说道：“过几天我们不如出去旅行一趟吧？……嗯，最好去偏远的地方，没去过的地方……好不好？”孔轩文笑道：“那小军，那你店里……”“小军反正住宿，店里也没事儿，回来后，正好也该进货了。老公，”她抓住他的手，央求道，“好不好啊，老公？”孔轩文想了想后，说道：“好吧，那……就去云南丽江。”净禅寺的钟声忽然响了起来，声音含糊而清越。

两个人刚从净禅寺出来，青鸿便打电话给孔轩文了，约他到画廊里来。芮雪莎便将孔轩文送至青鸿的画廊里，自己直接去了内衣店。青鸿隔着玻璃门，看到芮雪莎开着车将孔轩文送至画廊门口后就走了。于是，他便问孔轩文道：“上午你们两个上哪儿去逛的？芮姐去店里了？”孔轩文递给他一支烟后，点点头笑道：“我和她先去了教堂，后去了净禅寺……洗礼了一番，也烧香拜佛了一回。”青鸿笑问道：“真让人搞不懂了，教堂和寺庙可不是一回事啊，你们究竟信啥？”孔轩文笑道：“我们不信耶稣，也不信佛，只信我们自己。结婚之前，我承诺过她的，去教堂里见证一下我们的婚姻，算是祈祷一回吧。”青鸿点点头，说道：“倒也是，你们两个人的结合，也实在不易。芮姐就是有福相，遇到你小子，她的

世界可全变了个样！我替阳陵人民祝福你们！”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子钱来，放在桌子上，又说道，“轩文，找你来，有两件事情。一来，上回借你的五千块钱先还三千给你；二来，你楼上不是还空着吗？如果房租还没到期的话，就租给我用……我想在楼上搞一个‘艺术沙龙’，就像秦易观茶馆里的画室一样，供美术爱好者交流作品之用，当然也可以做些买卖。你也是晓得的，绘画是我的生命，女人可以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绘画却伴随我的一生。”

孔轩文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两个疑问。一来，你这三千块钱来历不明；二来，女人走马灯似的，那你还想不想再蹚过女人这条河？你还想不想找个真正的伴侣跟你一起进入艺术的殿堂？”青鸿猛吸了一口烟后，解释道：“钱，是这两天秦老板帮我卖了几幅画，我赚的。所以我才想到不如自己搞个‘艺术沙龙’。昨天我让秦老板带着我，去拜会了阳陵市美术界大师潘之洛先生，说了我的这个打算，潘先生表示支持。”他顿了顿后，忽然怅然道，“至于伴侣，我以为我真的没这个本事让她们信服于我。相识的时候美妙，相处的时候就不妙了，也许是我太理想化了，我是把女人当成了我的作品，容不得半点瑕疵……轩文，你说，我还能找到这样的女人吗？”孔轩文劝他道：“青鸿兄，芮雪莎不是说过的，她那个裙子店里的李雅珠好像还是不错的……”“看上去不错的女人多了，徐曼长得不错吧？戴文妍长得不错吧？小艾也不算太差吧？又怎么样了？唉，都怪我自己没那个能耐！在这个问题上，我只佩服你小子。我跟金龙鱼也说过，你是半人半神，我等凡人怎能跟你相比？天下男人怎能跟你相比？”

孔轩文摇着头笑道：“这个话题暂且打住吧。楼上你先用着，至于我底下干什么，容我再考虑一段时间。”“你不是说准备搞药品的吗，轩文？”青鸿问道。孔轩文道：“我是有这么个打算，我哥在京城已经搞起来了。不过，隔行如隔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再过一段时间，我会定下来的。”青鸿又问道：“那你这几天就闲着没事干了？”孔轩文笑道：“过几天，我和芮雪莎去外地旅行几天，散散心。回来后，我就该闲不下来了……”“旅行？到哪里啊？几天？”青鸿忙问道。孔轩文道：“也就三五天吧，嗯……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修身养性的地方，心旷神怡的地方，宠辱皆忘的地方……”

“好吧，好吧。不过，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得给我保护好芮姐！这样吧，你们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略备薄酒，为你们送送行！再喊上金老板夫妇和魏兵淮夫妇，正好我要拜托魏兵抓紧把楼上稍微装饰一下。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艺术沙龙’也该开张了！”孔轩文说道：“那还是到我那里吧，到时候我们去买点菜，大家

小聚一下。”孔轩文说罢,便将楼上的钥匙交给了青鸿。临走时,孔轩文看了看桌子上的那三千块钱,又说道,“这钱你还是先用着,以后再还吧!”说着转身便走了。青鸿站着,愣了半天没说话。

孔轩文出了画廊后,还没走上几步,外面陡然就起风了。天边忽然涌来了大片乌黑的云团,天空像被渲染成了一幅泼墨山水画似的;麻雀在道旁树上霍霍而飞,像是飘在空中的几片枯树叶。当孔轩文疾步回到家的时候,那雨也已经下了起来,雨脚像是毛笔上甩下来的墨滴似的印在地上;不一会儿,天空就被雨雾所笼罩,那槐树叶在风雨中摇个不停,碧绿油亮。他习惯性地泡上一杯茶,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点上一支烟,看着雨中的小院。

去丽江前的这天中午,孔轩文便到芮雪莎的家里去,一是将刚拿到的预订的飞机票带给她,二是顺便跟中午回家吃饭的小军聊一会儿。自小军住校后,孔轩文还没有跟小军好好谈过一次话,最近也没有跟小杨通过一次电话。

小军见到孔轩文后,显得特别开心,但一聊起阳中的事情,小军便来了脾气,很有些愤愤然。芮雪莎遂问小军道:“儿子,现在你们住宿生晚自习就要上到十一点了?那早上几点起床啊?”小军边吃饭边嚷道:“发了疯了,早上五点就得起床!然后到操场上跑操,还喊口号!然后吃早饭、早读!”“那你们都喊什么口号啊?”孔轩文不解地问道。“哼,啥口号?什么‘下定决心,不怕吃苦,排除万难,争取高中’!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北大踩脚下’!什么‘金榜题名时,出人头地日’!还有什么……‘高考就是独木桥,过了这桥是天骄’‘头悬梁、锥刺股,名牌大学等着我’‘一分相差人三千,一分就是十万元’……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芮雪莎笑了起来。小军说道:“妈,你不晓得,校长也跟在后面喊呢!这么多学生一齐喊,震耳欲聋呢!”芮雪莎看着孔轩文,笑道:“孔大老师,你觉得好笑不好笑啊?一个个神经病似的!”孔轩文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后,说道:“口号也有一种激励作用,能让人的精神一度处于亢奋期。不过,这些口号,也只能欺骗学生而已。如今的教育就像那些气功爱好者,早已练得走火入魔了,武功没有练到家,武德没有修到位,却废了筋骨,毁了灵魂,还生出了邪气!”小军笑道:“孔老师说得对!我班上就有好几个同学中了邪似的,夜里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了!噢,我班的那个大胖子马勇也住宿了,那天跑操真吓死人了……他跑着跑着就一头栽在地上……后来,老师说他有眩晕症!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眩晕过啊!”

芮雪莎笑着埋怨小军道：“小军，还喊孔老师吗？可不可以改改口啊？”小军看了看她妈妈，又看了看孔轩文，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笑了。孔轩文笑道：“我喜欢别人喊我孔老师。嗯……小军，明天我和你妈要出一趟远门，这几天你照顾好自己。高三就是炼狱，也是《神曲》中最苦难、最辉煌的乐章。明年不论你考得怎么样，我和你妈都不会责怪你的。人生的路很漫长，高考可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并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小军使劲地点头，不再说什么了。吃完饭后，他便从自己房间里拿了几本书出来，跟他们招呼了一下，就急匆匆地出了门，到学校去了。门刚刚关上，孔轩文便和芮雪莎搂抱在了一起，两个人一阵狂吻。

芮雪莎长发披肩，穿了一身宽松而飘逸的碧色丝质拖地睡裙，脚上趿了双绿色绣花锦缎拖鞋，肥白的身体在睡裙里骚动不已。缠绵了一会儿后，芮雪莎便将他拉至客厅的沙发上，两个人遂绞在了一起。

下午两点多钟，芮雪莎先将孔轩文送到家，然后自己便直接去了“念奴娇”美容厅。站在小院子里，孔轩文打了小杨的电话。电话里，小杨先是兴奋地告诉他，说小琴还剩个把月就到预产期了，岳丈岳母忙得不亦乐乎。孔轩文也替小杨高兴，说到时候一定会诞生出一位跟小杨一样优秀的小小杨来的。

小杨忽又哀叹一声，然后说道：“孔老师，这段时间我真是快累死了！没完没了地上课，没完没了地考试，没完没了地检查……”孔轩文问道：“张小军也说晚自习延长到十一点了，住宿生早上五点就得起床。是哪个领导又在学校里发了疯了？那个梁主任不是已经奄奄一息了吗？”小杨道：“梁主任日薄西山了，上午林主任还说梁主任的家人已经为他准备后事了。肖校长还是一把手，这学期也不知从哪里调过来了一个副校长，据说以前是某个县中抓教学的副校长，此人相对于梁主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晓得死揪（方言，意思是蛮干），恨不得让学生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上课，这不，中午十二点一刻学生就得到班复习，教室里鼾声一片呢！据说中秋节也不放假，千古奇闻啊！”孔轩文劝他道：“再忙你也得抽出时间照顾好你夫人……”小杨道：“晓得，晓得……不过，小琴体质偏弱，胃口不好，人家孕妇都胖了许多，可她还瘦了几斤……岳丈岳母急得不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啊！”

两个人也不再说什么了，遂都挂了电话。小杨的办公室里，屋顶上残留着的几根晴丝，在微风中飘曳着；操场上依稀听到曹老师的口令声和学生的应和声，那应和声并不整齐，但响亮而悠扬，如虎吼、熊咆、马嘶、狼嗥、犬吠、龙吟。

晚上,孔轩文、芮雪莎、青鸿、金龙鱼、魏兵、小芳和“火辣椒”七个人便在孔轩文家的堂屋里吃喝起来了。孔轩文和青鸿买了些卤菜,也买了些鱼肉蔬果;青鸿自告奋勇地炒了几道菜,孔轩文则红烧了两条鲫鱼,还弄了土豆烧牛肉。开吃的时候,大家便觉得他们两个人弄的菜似乎有点儿失败。红烧鲫鱼有点儿焦躁;土豆烧牛肉之土豆烂如泥,牛肉太坚强;西红柿炒蛋,犹如橙黄色的油漆;另有四只大肉圆子硬得像铅球;肉丝炒药芹,肉丝没有完全切开,根根相连,丝丝相扣,像是褐色的粗毛线球;那一盆冬瓜海带虾皮汤之冬瓜未削皮,海带未切片,又黑又长的,像是理发师傅用来磨剃刀的帆布带子。大家吃得苦大仇深。

金龙鱼正色道:“不是我说你们两个,这菜搞得也太凹了吧?跟芮经理炒的菜实在没得比啊!所以说,人不能逞能……你们说说看,这土豆烧牛肉,土豆看不见了,牛肉硬得像砖头!”说罢,便对着孔轩文睥目而视。一桌人都笑了起来。

“自结婚后,我便不让我们家雪莎动手做菜了。凉从脚起,老从手起。女人的手是兰花,是葱根,是玉条,男人就该呵护有加!”孔轩文笑道。金龙鱼听罢,喉咙里忽然发出了呃呃之打嗝声。小芳笑道:“孔经理说得对,男人就得宠着自己的女人!”金龙鱼听罢,遂笑道:“老婆说得对,孔轩文做得对,菜烧得不好吃不要紧,只要老婆大人不嫌弃就行!”芮雪莎笑道:“轩文和青鸿难得做回菜,大家就不必难为他们了。再说了,金老板你烧的菜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小芳笑道:“芮姐,他哪里会烧菜!铲子还不晓得怎么抓呢!”大家又笑了起来。金龙鱼只好猛点头,鱼嘴歪在一边。“火辣椒”笑道:“魏兵还会搞几个菜呢,口味也不赖!”魏兵笑道:“也没啥高招,就是多放辣椒!”大家又笑了起来。

“我说魏兵啊,正好有个事情想麻烦你。我想从明天起,把楼上,就是轩文原来的公司适当装饰一下,搞个‘艺术沙龙’。”青鸿说道。“沙龙是啥?不会是恐龙吧?”“火辣椒”笑问道。青鸿笑道:“在西方,最初‘沙龙’的意思是指客厅,贵族们聚会的地方,后来泛指文学艺术爱好者交流作品的地方。我就想搞一个阳陵城绘画爱好者品鉴作品的场所,当然也可以做些买卖……”大家都点点头。魏兵道:“那行。我的房子装修也快结束了,多下来的材料正好可以用得上,明天九点我就过去瞧瞧!”

金龙鱼一本正经地问孔轩文道:“孔轩文,那以后你干吗?待在家里养老?实在没去处的话,不如就到我店里打打工吧……”大家遂哈哈大笑。孔轩文笑道:“我和雪莎明天要出一趟远门,嗯……回来后,我就去你的店里打工!”金龙鱼忙摇双手,像是在扇自己的耳光似的。他笑道:“得了吧,庙小,容不下你这个

大方丈!”大家便笑着,又吃喝了一回。

酒喝得有点高的金龙鱼趁着去泡茶的时候,便在屋里屋外溜达起来了。他转来转去的,终于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上竟然缠绕着一根长长的断绳,二是那间密室总是大门紧闭。回至堂屋,他便问孔轩文道:“院子里那棵槐树上挂着的麻绳有何用处?”芮雪莎咯咯直笑。孔轩文解释道:“用处很多,跳绳、晾衣服、练绳功……”“稀奇!破麻绳还练啥绳功啊?俺自幼习武,什么撩阴功、铁头功、莲花功、鹰爪功、罗汉功,就是没听说过还有什么绳功的!还有,我问你,”金龙鱼又幽幽地问道,“东面那间房子的门咋从没见过你打开过?可否让俺们进去参观参观?”芮雪莎一把抱住孔轩文哈哈大笑。孔轩文瞥了一眼金龙鱼那副德行相,笑道:“里面是我们家的金库,金库不对外开放,当然江洋大盗除外。”大家又都笑起来了。

金龙鱼自讨没趣,便猛喝了一口浓茶,然后又端起茶杯,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仰望天空,像是一条浑身发光的老头鱼。忽然他诗兴大发,大声吟诵道:“月亮大如盘,谁是盘中餐?俺要飞上天,屁股跌得惨!”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小芳忙跑过去,将他拽进堂屋,责备他道:“看你丢人现眼的,还好意思朗诵诗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魏兵笑道:“大牙没笑掉,吞进肚子里了!”大家又笑起来。

芮雪莎忽然拉住小芳,问她道:“哎——阿芳,我怎么觉得你脸上胖多了,在店里我倒不曾注意过哩!”没等小芳开口,金龙鱼便抢白道:“芮经理,最近小芳吃得好,睡得香,胖了四斤二两。”大家又笑。小芳不好意思地说道:“是的呢,我想要孩子了,所以就贪口了些。”“真的?”金龙鱼小眼大睁,满脸绽笑,忙问道,“你咋不早点说呢?要孩子那还不容易?真是的,早知如此,这两条鲫鱼我就亲自余汤了!”大家又笑。芮雪莎对金龙鱼说道:“果如阿芳所说的话,这回金老板你可得悉心照料了!这以后要是怀上了,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金龙鱼虾着腰,头点得像碾米用的石椿头。“火辣椒”说道:“请你金老板每天中午、晚上都得送饭,让你妈多做点儿好吃的,给芳芳滋补滋补噻!”“懂的,懂的,大鱼大肉,每天侍候!”金龙鱼嚷道。芮雪莎笑道:“也不只是大鱼大肉,营养得丰富平衡,水果、蔬菜、鸡蛋、牛奶什么的也不能少。”金龙鱼眼睛一亮,一拍桌子,笑道:“有了!这几天玉城河东岸果场里的桃子、葡萄都熟了,我得趁天黑横渡玉城河,摘几斤寿桃去!”

小芳打了一下他的肩膀,一脸着急地责怪他道:“你敢!你不要命啦?没听

说过玉城河每年都会淹死人的！再说桃子能值几个钱啊？你就是满脑子的坏主意，孔老师真是枉教了你这么多年！”孔轩文听小芳这么一说，倒是笑起来了。金龙鱼瘪缩得像条咸干鱼，喃喃而语道：“我有罪，我有罪。”大家都哈哈大笑。几个人边吃边聊，时间也快至九点了。

待青鸿他们五个人走了之后，孔轩文便招呼芮雪莎先去洗澡，自己亲自动手收拾餐桌、清洗碗筷盆锅、打扫地面。芮雪莎笑着去了卫生间。孔轩文忙了一阵子之后，照例泡了一杯茶，坐在堂屋门外的椅子上，看着小院和夜空。

小院子里忽然传来细微的虫鸣声。“草苍苍兮人寂寂，树槭槭兮虫唧唧”，那是初秋的蟋蟀在孤鸣。古词曰：“蟋蟀思高秋……不学宋玉解悲秋。收拾凄凉兴况，分付尊中醪，倍觉不胜幽。自有多情处，明月挂南楼。”唧唧的虫鸣，让孔轩文想起了去年在京城时的春秋岁月。北方的蟋蟀叫得刚烈急促如快弹琵琶，让人归家心切；南方的蟋蟀叫得轻柔舒缓若慢吹笙箫，让人思归泪涟。正待他陷入沉思之中的时候，芮雪莎已经洗完澡向他走过来了。浑身散发着奇异香气的她，紧紧抱住了他。月亮高挂在槐树枝上，沉甸甸地压弯了树枝。

丽江古城依托三山而建，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古城瓦屋，鳞次栉比，四周苍翠的青山，把紧连成片的古城紧紧环抱。丽江之秋犹如人生最灿烂的时刻，碧蓝的天空、榛榛的树木和缤纷的花朵，映衬着远处的玉龙雪山；洗洗溪水，由雪山积雪融化而来，清澈而清凉；遥望山脚处，“雁邕邕以群翔兮，鸱鸡鸣以诤诤”，“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头戴襁褓之农夫立于田野，“获之桎桎，积之栗栗”。

下午，孔轩文和芮雪莎在一家古色古香的小客栈稍作休息后，便挽着手漫步在丽江古镇的街头了。此次来丽江，芮雪莎打扮得如女神一般，与别的来丽江旅游的女性是迥然不同的。古诗曰“螺髻凝香晓黛浓”，她高盘着螺髻，看上去极为高贵而雅丽；脸上妆化得精致而清丽，艳而不妖，丽而不浓，清而不淡；穿了一件碧色蕾丝五分袖V领长款连衣裙，乳沟如壑，半露半掩于青山绿水之蕾丝领中；脖子上系了一条乳白色轻薄丝质围巾，如一抹轻烟飘在胸前；裸露出的小腿白如釉瓷，丰若段藕；脚上穿了一双翡翠色一字扣细高跟凉拖鞋，十根脚趾头如十只菱角的肉瓣似的，浑圆的脚后跟如洋葱似的白里透着紫红，脚背上细细的筋络犹如青花瓷之花纹；肩上挎了一只白色蛇纹真皮包。

芮雪莎的打扮在丽江古城的街头显得特别醒目耀眼，不少人都怔怔地盯着她。无奈，两个人便拐进了不远处一家叫“玉龙瑶”的小酒吧。

酒吧招牌为木制,上面刻有英文、中文和纳西文三种文字;门旁的柱子上挂着破竹笠、旧蓑衣、老水瓢、褥草垫、拴牛环;酒吧为全木结构,吧台、桌椅、窗格、地板、楼梯、墙柱等全为刷了桐油的褐黄色原木,各种吊灯的灯罩也为木制,橘黄色的灯光如黄色的团雾一般浮在半空中;到处放置着奇花异草,马樱花、云南木兰、茶花、兰花等遍布其间,还有三七、天麻、木香、黄连、云南茯苓等中药植物点缀其中;手工编织成的图案精美的桌布,带着细腻而清晰的年轮的坐凳,在风中飘曳着的蜡染了梦幻图案的水红色的窗帘,墙上挂着的古老图腾图案木制装饰画,窗外一览无遗的古老的街衢衙衙,让人心定神安、气舒思凝。让孔轩文和芮雪莎想不到的是,店主竟然是个三十多岁的法国巴黎人,中文名叫乐路易。孔轩文和芮雪莎都联想到了京城“野草轩”茶吧那个可爱的英国人仲约翰来了。

乐路易亲自拿着酒水单走了过来。此人有着地中海沿岸特有的古铜色皮肤,黑色的卷发,络腮胡子,上身穿了一件橄榄绿套头衫,脖子上套了一只阿弥陀佛的玉挂件,左手腕上戴了一挂天然辟邪红桃木手链,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探险家抑或朝圣者。下午酒吧来客不多,乐路易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孔轩文和芮雪莎这两位与众不同的客人,特别是打扮得与别的游客截然不同的芮雪莎。

“欢迎光临‘玉龙瑶’酒吧!我叫乐路易,法国人,中国心,”乐路易用中文打着招呼,又笑问道,“二位也是来旅游的?”孔轩文笑道:“是的,慕名而来。”乐路易看了看芮雪莎后,笑道:“不过,看上去你们倒不像是来旅游观光的。”孔轩文笑道:“我以为,旅游未必就要到处跑、到处看,身在其中,便是旅游了;再说,心的旅游才是真正的旅游,坐在你的酒吧里,灵魂已经游遍了丽江古城的山水、草木、古街、老店。”乐路易竖起大拇指,笑道:“你的话很有哲理!我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只是跟你比起来,我是自愧不如也!认识二位,真是三生有幸!”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芮雪莎看着酒水单,先点了一壶雪茶。乐路易解释道:“雪茶性凉,味甘苦,具有生津止渴、清热解毒、平肝降火、滋阴润肺、降脂降压等药用价值……”孔轩文笑道:“乐老板好像对中草药颇有研究……”乐路易笑道:“身在云南,不识草药就不算是云南人!我喜欢东方神药!”芮雪莎又点了两小杯窖酒。乐路易又笑道:“云南的窖酒,味道OK!”说罢便笑着离开了。不一会儿,他又亲自端来一壶雪茶和两小杯窖酒,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两位慢用!”乐路易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后,又笑着离开了。

芮雪莎喝了一小口雪茶后,说道:“老公,我永远记得我们结婚那天夜里的

疯狂。如果能减轻你的压力,激发你的斗志,我心甘情愿做任何事,我芮雪莎在外也许是个女强人,但在你身边,我说过,我就是你的老婆……”孔轩文点上一支烟,看着窗外,感慨道:“这是天意、命运、上帝的旨意。其实,我的内心也有黑暗的一面,也有险恶的一面,但我情愿将这些只是发泄于你。雪莎,我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我心里还有很多的情结、很多的纠结,堵塞在我的心头……”芮雪莎抓住他的一只手,抽泣着说道:“老公……求你别这么自责好不好?你怎么发泄于我,我都愿意啊!我不觉得你内心有所谓的黑暗和险恶的一面。如果这些就是黑暗和险恶的话,那我喜欢你的这种黑暗和险恶……在我心里,黑暗和险恶远比冷漠和寂寞要好得多。至于事业,当初要不是章总误会你,章小姐刁难你,你在康德公司不是做得很有成就吗?”孔轩文摩挲着她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头。两个人遂一起喝茶品酒起来。夕阳透过水红色的窗帘,从窗外斜射进几缕光线,映在桌子上,像是铺在桌上的几根蚕丝。

不一会儿,酒吧里传来了《丽江古乐》的乐曲声。孔轩文和芮雪莎听得入神。据说其乐曲来源于汉族的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相传为宋乐,保留下来的只有来源于洞经音乐的那部分。其乐器有横笛、竖笛、芦笛、二黄、南胡、中胡、大胡、苏古杜、三弦、琵琶、箏、瑟、云锣、木点、铃、海螺、鼓、唢呐、长号、钹、芦笙和口弦等;其中,有很多是从内地传入的。经常演奏的有《清河老人》《小白梅》《山坡羊》《万年欢》《吉祥》《八卦》《步步骄》《十供养》《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等二十多个小调。由于这套乐曲长期在纳西族地区广泛演奏,在流传中逐步融合了纳西族的格调,大跳跃的装饰音和音程很大的滑音和颤音,冲淡了汉乐原有的清秀和典雅的丝竹乐风,变得粗犷有力、浑厚奔放了。

“老公,我喜欢比较雄浑激昂的曲子,像男人一样的曲子。”芮雪莎笑道。孔轩文点上一支烟后,也笑道:“我估计这是你的一种性的心理暗示……”芮雪莎咯咯大笑后,便轻声说道:“老公猜对了一半。嗯,也还是我的生理暗示,因为这种乐曲很像我们做爱时你的风格。噢,对了,老公,”她建议道,“回去之后,我们不如也放这类风格的音乐吧,音乐能助兴呢。”孔轩文伸出手去,拍了拍她的嘴巴,笑道:“对我们来说,音乐能助性……”两个人都笑了起来。芮雪莎早将一只脚从拖鞋里抽出来,从桌面底下伸向了孔轩文。芮雪莎急切地说道:“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忍不住了!待会儿回旅馆去吧,老公!”她的胸脯起伏跌宕起来了,腮上早掠过了一丝潮红。

但她伸脚撩拨的动作被站在不远处吧台后面的乐路易瞥见了。他见过若